



诗号

古镇

■赵锦恩（江西）

状元祠不再
诗人苏隐没说
记得八百零八年
走在乱石板上
有五言七绝
此起彼伏追逐短剧
与李清照坐下来吃
一碗苦树豆腐与
亲爱的人栽茶采茶制茶
这一切和镇偏东南那株
香榧有关
肺活量饱满的老者
根本没注意
旁边走过的我们
有说有笑

用阳光去想

■熊伟（辽宁）

早晨醒来，把一天要做的思想了一遍
这一天是无数一天的重复
我慢慢拉开窗帘，让阳光进来
阳光，也是我想的
后来，我用阳光去想每一天的事
直到想完我的一生

母亲的悠车

■林兆丰（黑龙江）

古老的悠车
悬挂在小山村
悬挂在土坯房的房梁上
伴着母亲的《摇篮曲》
生命的船悠了很久很久
催眠我幼时朦胧的生命
启航在乡村深邃而绵长的夜里
那船的造型
是智者的发明
不停的悠车
预示生命已经启航
生活的洗礼将同风雨一路前行
母亲“C”型的身影
印在土坯房的窗棂
劳作伴着悠车
呵护着生命的成长
小村 母亲 悠车
记录着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

五月的河流

■北荒（辽宁）

哗哗流淌
人间的眼泪
漂浮的事物
触手可及的疼
它九曲
它十八弯
每一寸褶皱
都有鸟儿的吟唱
光阴递来
六月的请柬
流水声
那么杀伐果断

本期责编：王晓军

有酒便是好保安

■留白（陕西）

班组里新来的保安郭五哥，在乡下家中排行老五，大伙平日里都亲切唤他五哥。走南闯北大半辈子，他是个见过世面、阅历十足的过来人。

早些年，五哥常年在奔波推销教辅资料，靠着这份营生踏遍大江南北。后来网络盛行，实体教辅渐渐没落，年岁渐长的他，便安稳下来做起了保安。

常言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数十年四处闯荡的经历，磨出了他沉稳通透的性子，遇事从容淡定，自带一股胸有成竹的气场。

命运从未善待过他，妻子早年不幸遭遇车祸离世，独留一双女儿由他独自拉扯。往后日子里，他也曾想再寻一人搭伙度日，可几番相处下来，对方皆不能真心善待女儿，心善又护女的五哥，索性尽数作罢，独自撑起整个家。

如今女儿们早已成家立业，各自生儿育女，五哥便跟着小女儿一家生活。他和女婿在城里租房居住，自己值守保安岗位，女婿在外汽修厂务工。闲暇休班时，五哥便在家下厨做饭，经年累月的厨艺打磨，早已练得一手好厨艺。

北方的冬很冷，零下二十多度的夜里，寒气最沉的时候，那窗花便悄悄地绽放了。

晨起撩开窗帘，冷气便挤了进来，像有只看不见的手，在你的脸上轻轻一抹，凉意迅速从头顶渗入了周身。目光锁定窗上，那玻璃上众多的角落里，已是另一个剔透而缥缈的梦了。

这晶莹的奇观，我并非自小得见。在我记得更早的岁月里，家窗棂上糊的是厚厚毛头纸。风一紧，纸便呼啦啦地响个不停，屋里更是昏暗而颤抖的寒。纸面上也会生长一层白霜，单薄浑浊的白。看不出什么图案，淘气的我，总会用指头沾上口水点化，也会故意搓个小洞，窥看外面世界。祸惹了，挨打是难免的。打过了，时常还会出现小洞，只是洞的位置隐蔽了一些。这份好奇心还会受到惩罚的，挨打久了，也就习惯了

五哥头脑聪慧心思活络，做保安这份差事，于他而言实在绰绰有余。就连队长都常打趣，五哥就算睡着，都比旁人清醒伶俐。可这般精明之人，偏偏有个无酒不欢的嗜好，一日三餐顿顿离不了酒，无酒便觉得日子寡淡无味。

行内人都清楚，保安值班严禁饮酒，我们公司更是对此零容忍，一旦查实，当即辞退。五哥心里清清楚楚，这份安稳工作来之不易，可酒早已成了他的心头执念，实在难以割舍。

班组里除了我素来滴酒不沾，其余同事大多都爱小酌几杯，大家心知肚明，平日里对五哥在岗小饮一事，也都心照不宣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旁人喝酒，稍有过量便会失态，要么胡言乱语，要么昏沉嗜睡，更有甚者酒后滋事。唯独五哥与众不同，哪怕喝得尽兴，依旧举止得体，半点失态模样都无。

沾了酒水的五哥，反倒愈发精神饱满，值守工作做得细致周全。门口来往飞鸟、进出人员车辆，尽数逃不过他的双眼，半点疏漏皆无。此刻的他眉眼舒展，笑容温和慈祥，宛如一尊笑意盈盈

的弥勒佛，满眼皆是对平淡生活的知足与欢喜。

每逢公司品质部要来突击查岗，五哥便只能忍痛戒酒。没有酒水相伴的日子，他瞬间没了精气神，整日蔫头耷脑，神情落寞呆滞，整个人仿佛瞬间苍老几分，整日昏昏沉沉，毫无往日利落劲头，就连门口往来动静都无心留意，只觉得度日如年。

可只要美酒入喉，他便瞬间满血复活，如同加满油料的车辆、充满电量的器械，浑身神清气爽，精气神十足。

有几回过节，五哥兴致颇高，难免多饮几杯。队长有心试探他值守状态，特意乔装打扮悄悄试探，接连三次，全都被心思缜密的五哥一眼识破，拦在门外，半点情面不留。

昔日走南闯北做生意的经历，让五哥为人豪爽大方，平日里时常宴请班组众人聚餐。队长家在乡下，平日舍不得吃喝，难得品尝佳肴，跟着五哥外出吃饭，心里满是欢喜惬意。一来二去，五哥不仅和队长相处融洽，还机缘巧合与公司老总攀上同乡情谊，他谈吐不凡、眼界开阔，独到的见解更是深得老总赏识。

心思缜密的队长为稳妥

起见，以防日后生出事端，特意将从不饮酒的我，调去和五哥搭班。排班格外贴心，我值守前半夜，五哥值守清闲安稳的后半夜。

这般安排反倒让我沾了不少清闲。喝着舒心尽兴的五哥，前半夜精神抖擞毫无睡意，端坐岗亭之中，品茶抽烟，有条不紊地打理进出人员车辆，值守之事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我反倒落得轻松自在，闲来无事便读书看报，哼唱京剧小曲，悠然自得。

我平日里甚少出门远行，读过些许书卷，却未见世间风光。闲暇之余，最爱听五哥细数四方见闻。从重庆丰都鬼城、巫山风光、天生三桥，讲到川鄂大地，再聊至东北风光、武汉西安，一路说到兰州、青海等地。

他日与我讲述一处风土人情，足不出岗亭，我便听遍万里山河。都说看景不如听景，整整一个冬日，辽阔华夏大地的山河景致、人情风貌，尽数在我心中勾勒成型。

与五哥一同值守上班的这段时光，平淡又温馨，成了我整个保安生涯里，最轻松惬意、满心欢喜的美好岁月。

花开一窗梦

■张立丰（黑龙江）

再后来，有了透亮的塑料布。塑料布也会结上一层模糊的窗花，更多的是一层带着细毛毛的白，也看不清什么花纹，经风的拍打也就碎了。淘气的我，还会一块块地扣下来，拿着手里揣摩，放在嘴里吸吮。这层霜下来，不在用手指搓洞了，便可望出去天地，也总是蒙着一层揉皱的模糊的光。外面的世界不太清晰。

直到许多年后，玻璃窗，才真真切切地来到了我家。于是，我才有幸得见，这嵌在透明的、寒气的灵魂——窗花。窗花的来临，是东北人寒冬里的惊喜。每一幅窗花，都是一个世界，在这个晶莹世界里，我见到了大鹅的翅膀，也见到了大公鸡的尾巴，还有许许多多样式的羽毛，仔细端详，细细的绒毛清晰可见。你用手敷上去，它们就不见了，留下一个清晰的手掌。转过这边来，是莽莽的

原始森林，寒带的冷杉与雪松密密地挤着，规矩地排在山坡上。那边，却陡然成了一片广漠的雪原，极远处有极淡的山脊线起伏。你贴近了细看，那雪原的边际，竟有幻出细碎的纹理，一丝丝，一缕缕，如禽雏初生的纤毫，柔细得几乎叫人忘记，那是零下二十多度严寒所凝成的。这重重叠叠，如此美妙的窗花，是光与寒在这些玻璃上，方寸的战场，魔幻的奇迹。屋里头，是火炕的炙热，水汽氤氲；外头，是吞没一切的酷寒。这一暖一寒，便在窗上相遇、对峙，最终凝固成这鬼斧神工的画。它比纸窗上的破洞温暖，比塑料布上的昏光更亮，它是一场只存在于玻璃上寂静梦幻。

看得久了，便不自觉地呵出一口气。一团温白扑上去，那洁净的羽毛、玲珑的森林、与旷野便朦胧起来，边缘化开，像逝去的梦幻在

眼前润湿了一角。不多时，又在更深的寒气里重新凝结，只是图案已非旧观。

太阳升高些，光穿过冰晶，折出七彩的芒，屋子里便漾开一片极短暂的、流动的金黄或赤红。到那时，窗上的河山便开始消融了，化作一颗颗水珠，静静地淌下来，像一场无声的、酣畅的热泪，悄悄的感染了我，湿润了干枯的冬。

冬天的清晨，我时常痴望着这消逝的过程，心中并无多少惋惜。我记忆纸窗的挨打，见过塑料布的昏黄，如今才拥有这玻璃窗上的梦幻。懂得，穷尽岁月所换来的，不过是一面更明净的、可供繁华与消逝轮番上演的美梦。而真正的永恒，恰是这窗花一般，美丽着、消融着、岁岁年年不肯断绝的——凋零与重生的仪式。

